

刘成信/主编

中国杂文

ZHONGGUO ZAWEN

(百部) 卷三



沙叶新集

SHAYEXIN JI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刘成信/主编

ZHONGGUO
ZAWEN

中国杂文

(百部) 卷三



沙叶新集

· SHAYEXIN JI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杂文百部. 当代部分. 第3卷. 沙叶新集 / 刘成信主编; 沙叶新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 1

ISBN 978-7-5534-1145-3

I. ①中… II. ①刘… ②沙…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8542号

沙叶新集

出版人 孙建军

作者 沙叶新

主编 刘成信

责任编辑 马忠平 孟迎红

封面设计 梁文强

开本 650mm × 950mm 1/16

字数 75 千字

印张 11

版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北方卡通漫画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62

电话 总编办: 0431-86012915

发行科: 0431-86012770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1145-3

定价: 1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6012915

《中国杂文》(百部)

总序

刘成信

—

人类的文学艺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随着社会的推进、发展,其分门别类日益精细——从最初的歌曲、舞蹈、神话、故事等逐步演绎出诗、散文、小说、戏曲。直到上个世纪初,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融合,才有了电影、电视剧等。

有一种文学艺术虽然在中国问世两千余年,由于后人未给予“名分”,以致到二十世纪初,才从文学艺术谱系中分野出来,这就是古老而年轻的杂文。

人类和自然界大体都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萌芽、生长与消弭。两千多年来,杂文本应与小说、诗、散文、戏剧、音乐、电影等姊妹艺术一道,繁花似锦、根深叶茂。然而,它没有像先贤们渴望的那样,而是纤弱,时生时灭,时有时无,同其他汗牛充栋的文学艺术作品相去甚远。

二

时序到 1915 年,中华文学艺术宝库迎来新曙光,一个精灵出现了——杂文在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被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接受了!



杂文这个新成员一俟来到华夏，其特性便与众不同——首先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它主张顺应历史潮流。它不重复生活，不还原历史，不演绎过去，而最突出展示将来，预期社会走势，判断人间是非。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便告之，它向往和平、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人道、富裕及真善美；杂文憎恶专制、昏聩、愚昧、野蛮、特权、贪婪、奴性、虚伪及假恶丑。杂文与其他文学艺术既相通又有自己的特性。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就融于文学大家族，与各种文学艺术形成天然的血肉联系。它不像小说刻画人物，而是粗线条勾勒人与事；它不像诗、散文等那样纤细、抒情，而是明白如话，开诚布公。但杂文能够调动各种姊妹艺术如寓言、故事、说唱、戏曲、元杂剧等“为我所用”。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它就友好地“拿来”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多种文化元素。它不是政治学，但只有不迷失政治选择，才能解析身边社会的变数；杂文不是社会学，但只有掌握瞬息万变的时代脉搏，才能适应人间丛林法则；杂文不是历史学，但人总应拨开历史雾障，略知历史长河的走向；杂文不是生理学不是心理学，但它能解剖人性、解读人生、理顺人际关系；杂文不是方法论，但它无处不闪烁思想方法光芒；杂文不是文艺学，但它评价文艺现象既深刻又形象；杂文不是美学，但每篇优秀杂文无不抨击假恶丑，无不向往美、赞扬美……



理解杂文、认识杂文，才能与杂文为友，才懂得杂文的大爱。杂文真的是半部百科全书。

三

杂文打捞历史风尘，知耻近于勇。杂文对于文化批判，社会批判，历史批判，人性批判，世世代代惹来不知多少是非。

嫉妒杂文、讨厌杂文者，甚至欲将杂文从百花园中斩草除根，所以，杂文往往难以长成大树，多少代都不能像其他文学艺术那般枝繁叶茂。有人说杂文偏激，有人说杂文片面，有人说杂文招惹是非，更有人对杂文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解。以致于把杂文称之为乌鸦，恨不得把一切不祥之物都推到杂文身上。

杂文，曾为作者“惹”下多少祸根，有人曾因杂文葬送自己的大好前途，多少代杂文人曾为自己带来难以洗清的污秽。

然而，实践证明，杂文只能为民众造福，世世代代多少志士仁人，曾为杂文洗刷了一切不实之词，它为人们启蒙越来越受人们欢迎。

四

本书作者共计三百八十位，分当代、现代、历代。

我们试图把1915年《新青年》“随想录”诞生前的杂文划为历代，1915年到1949年划为现代，从1949年到当今划为当代。

1915年“随想录”之前称之为杂文，主要是根据作品



性质、特点，而不是按刘勰在《文心雕龙》所谈的“杂文”。

当代作家选五十位，每人一部杂文，五十篇左右。另有合集十部，每部二十几位作家，共二百多位作家，四百多篇作品；现代作家二十位，每位五十篇杂文，七万多字，另有四十多位杂文作家，十部合集；最后选七十多位历代杂文作家，均为合集，每篇作品都有注解、题解、古文今译。

当代五十位杂文作家大体是根据五点遴选的。

一、杂文创作时间超过二十年；二、曾创作有影响的杂文作品在三十篇以上；三、曾创作经典性杂文作品；四、作品强调思想倾向的同时，艺术性也不为之忽视；五、曾在国内组织带领作家创作杂文卓有成就者。

二十多年来，我曾在助手们协助下选编各种版本杂文集五十余部，选编如此大型杂文丛书，对我是一种尝试，深知其难度。这部《中国杂文》（百部）整整花费我四年时间。杂文作品浩如烟海，读数百册杂文集、数百万篇杂文作品，难免挂一漏万，特别是这部大型丛书在国内尚无参照系，错讹在所难免，恭请诸位指正。

选编者 2012 年 11 月 10 日

于长春杂文选刊杂志社



沙叶新，何许人？（自序）

沙叶新

哦，你就是那个所谓的剧作家、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还莫名其妙地列入《世界名人录》的名人？报刊上常见到你的文章，舞台上常演出你的剧作，常有人请你讲话，请你签名，请你题词，请你赴宴，请你合影，还请你出国。近几年，你真是春风得意，风头出足。有很多记者采访你，有不少文章吹捧你，说你从小是神童，长大是天才，知识如何之博，如今在政治上又是多么爱党爱国，艺术上又是多么出类拔萃，还说你夫妻恩爱，家庭幸福，性格幽默，只差没说你“质量可靠，负责三包”了。

而阁下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你表面谦虚，心中暗喜，别人以为你对这些溢美之词不屑一顾，可有谁知道你对这类捧场文章还是感到惬意的。直到最近，你似乎才有所觉悟，你在答复一家报纸的提问时，不得不承认：“所谓名人都是社会形象，是社会根据各种需要（在当今中国特别是根据某种政治需要）人为地塑造出来的。只要你出一点名，你便不再完全是自己了，知名度越高，就越不是自己。”你还说过，有关你的报道，只有百分之三十才是真实有据的，而这百分之三十也是只说好，不说坏。



在高中你仍然不是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只是在读高一时还较用功，到了高二你就原形毕露，一头埋进古典诗词里，上代数看小说，上俄语背宋词，只有上语文课还算老老实实。作业，总是抄人家的；考试时倒也能混个60分，这大概是你的小聪明。

高中毕业，考大学，结果呢？只录取了你报考的最后一个志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来才知道，你是回族，可以加分，否则你也早就名落孙山。

在大学，你总算懂得了用功，你也发表小说，在中文系倒也引起轰动。但最轰动的还是以后在上海戏剧学院读研究生时写的论文《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和姚文元商榷》。当时姚文元是大左派，你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文革中，姚文元青云直上，你的此项罪名逐步升级，说你是早在文革前就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那时真叫你冤难伸，口难辩。“四人帮”倒台之后，同样一件事，评价完全不一样了，你顿时成了早在文革前就反对“四人帮”的英雄。好在你倒没有头脑发热，没将自己打扮成反“四人帮”的英雄。还有一点，你心中一直有愧，未与人道及，那就是那篇“与姚文元商榷”的文章发表没多久，你就怕了，认为自己错了。你写信给总编辑，认为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表示今后好好学习马列。



目录

正名·正身·正传·正经	1
门外乱说“画”	7
我的欢快的脚印	11
书痴答客问	15
“海”边乱语	20
我们都是“残疾人”	22
我要严肃了	24
沙叶新翻脸不认人	27
三次出国	30
我的三句“反动口号”	33
让我们相吻吧	37
寂寞身后事	41
道听途看坐读冥想集	44
民谣中的警钟	47
两位无冕女皇	50
思考是痛苦的	54



艺术家不是阴谋家	57
从两则笑话看德国	60
壮痔凌云	65
老太太看赛跑	68
签名题词的喜剧	71
世纪之梦	75
大人们的谎言	78
闲话秘书	83
喜欢你,才和你开玩笑	86
请别误读,谢谢了!	90
沙叶新买菜记	94
1958 年的中国麻雀	98
假如都是徐虎	101
回归之后	105
天下几人是男儿?	108
“倒退”是有出路的	111
观众们,别上当!	113
中国动物各阶级分析	117
我的四项基本原则	121

我以笑声悼阿朱	128
“书生”及“梁效”评议	132
人类的健康	139
诗歌吵架	142
点菜的洋相	146
告别病痛	149
我曾是……是个……结巴	153
有车阶级	157
沙叶新微博妙语	161

正名·正身·正传·正经

正 名

我姓沙，名叶新。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所以至今未有别名或化名。读大学中文系时，想到“男子二十冠而字”，便将王翰的名句“醉卧沙场君莫笑”化而为字，叫“沙场醉”。但它未正式用过，只是年轻时附庸风雅，闹着玩的。前几年“清污”，获知己将我打入“另册”，为能继续发表文章，就取了个化名，叫“少十斤”。这是将“沙叶新”一分为二取其右半边。我喜欢这个化名，因为一是当某些人唯恐不“左”时，我自甘其右；二是将“沙叶新”砍去一半也不过“少十斤”，可见沙叶新无足轻重也，一共才二十斤。可惜这个化名还没用，“清污”就宣告胜利结束了。名不正，则言不顺，以上是为正名，以下言归正传。

正 身

沙叶新，男，回族，1939年7月13日生于南京。黄皮肤，黄头发，淡褐色的眼球，红色的中国心。身高一米六六



（早晨一米六七，晚间一米六五），体重七十二公斤，身材矮胖，属当今姑娘眼中的“二等残废”。据说，有人统计过，在中国凡能写戏者，身材皆不高，如田汉、老舍、曹禺、苏叔阳，魏明伦、宗福先等皆算不得伟丈夫，连高行健这位著名剧作家，虽姓高，身材也不高，真是气煞人也。我当然不能免俗，只得厕身其间，不敢与诸公试比高，所以也只能是个矮个子。在当今的文坛上，戏剧不如小说、电影、诗歌、散文的质量高，大概也和剧作家矮人一等有关。好，正身已验明。

正 传

我出生在一个小商人家中。父亲半文盲，为人忠厚老实，心地善良。母亲文盲，是个贤妻良母型的旧式女性。父亲没赐予我当作家的遗传因子，母亲也未施于我文艺的胎教。我少年时，父母曾开了一爿炒货店，每月都要购进一批旧书做包货纸。我在其中发现不少文艺书籍，有鲁迅、郭沫若、老舍、郁达夫、冰心、叶圣陶、落华生、卢隐、茅盾等大作家的，我拣出贪婪地读着，这便开始了我最早的文学启蒙教育。1950年，我毕业于南京火瓦巷小学。1957年，我毕业于南京第五中学。高中二年级，我十六岁，在《江苏文艺》上发表我的第一篇小说《妙计》。这是我的处女作，极为幼稚，可它决定了我今后一生的文学道路。高



中阶段,我还陆续在上海的《萌芽》杂志上发表了两首短诗,其中一首居然还是情诗。当时我只有十五六岁,情窦未开,真不知从哪儿来的情思。

1957年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当时我并不想当语文教师,而是想当作家。之所以考入师范大学,是因为其他大学皆未录取我,而华东师范大学是我所填报的最后一个志愿。在大学期间,我勤奋学习,特别对中国古典文学用力尤多,课余仍坚持习作,1959年陆续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反响不错,使我在校园里名声大噪,这就更增强了我当作家的信心。

1961年夏天大学毕业,由于我学习成绩优良,又被选拔到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当研究生,从此我又和戏剧创作结下不解之缘。1963年夏,姚文元为了在文艺界寻找阶级斗争的靶子,著文批判法国印象派音乐家德彪西。我则为德彪西打抱不平,写了洋洋万言的长文《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与姚文元辩论。这是我“以文贾祸”的开始,从此受到了比德彪西更为惨痛的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随着姚文元的青云直上,我的罪名也逐步升级,我成了一个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笔杆。这种上纲上线的批判使我自己这种极有远见的狼子野心也感到吃惊。

研究班毕业,我分配至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我在该院上演的第一个剧作,是我1965年底创作的独幕喜





剧《一分钱》，公演后颇获好评。当时的院长、该剧的导演黄佐临先生说：“沙叶新有了一分钱的本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又创作了我的第一个多幕话剧《边疆新苗》，可是该剧因违反了“四人帮”的创作法则——三突出，因而在1974年“批林批孔”之际，受到了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和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徐景贤的点名批判，他们为此召开了全市文化系统的批判大会对我进行挞伐。这是我第二次“以文贾祸”。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我高兴得哭了。从此，多灾多难的我和我这多灾多难的祖国共同进入了新生时期，我的创作激情也为之高涨。最近十年来，我写过小说，电视、电影和文章，但主要的还是写戏。不过，我所写的戏除《陈毅市长》、《约会》等外，每每引起争议，带来麻烦。如《假如我是真的》被认为是同情骗子给党抹黑；《大幕已经拉开》被指责为歪曲现实、丑化干部；《马克思秘史》被批评为宣扬人性，亵渎导师；《寻找男子汉》则被怀疑对现行政策有所不满。当时北京某大报点名批判全国的六出戏，我竟被点了两出，占三分之一，真是不胜荣幸之至。虽然遭到批评，我则我行我素；尽管屡写屡批，但我屡批屡写，毫不气馁与懈怠。也许正是这些争议增加了我的“本钱”，因此使我得以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话剧艺术研究



会常务理事，上海工业大学顾问教授。1985年6月我又被任命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其实这些所谓的“本钱”并未使我成为文学艺术上的“富翁”，我和我的前辈、同辈甚至后辈相比，我还仍然是个贫困儿。咳，我要加油呀！

正 经

文学艺术既不是中国古人说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不是我们翻译错了的外国导师说的“齿轮和螺丝钉”。古人和洋人都把文学艺术的地位估计过高，把文学艺术的作用看得过大，不必把他们的主张奉为经典。我也不太重视当代人对文学艺术的主张。一是怕上当；二是别人的主张即便极妙，也不能代替自己去写作。我要写，就要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写，这便是我一条重要的创作主张。

文学艺术不能撒谎，要讲真话。唯其真，才能善，才有可能美。文学艺术如果撒谎，虚假，欺骗，作伪，那势必丑恶，为读者所唾弃。文学艺术要说真话，首先作家就应该是诚实的人，他应该真实地反映生活，真挚地在作品中表露自己的心迹，真诚地对待他的读者。总之，作家的生活、写作、思想、情感都应该是动真格的，实打实的。

文学艺术要勇敢，要敢于讴歌光明，也要敢于针砭时弊。近三十年来，中国由于政治上民主制度不健全，文学艺术也失去了它应有的批判性能。近几年很多作品引起

